

● 作者/Perry Link ● 譯者/劉宗翰 ● 審者/楊宗興

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與認同評析

What It Means to Be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Xi's China

取材/2015年5-6月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May-June/2015)

中共企圖在現代化的標籤下維持傳統的威權模式、控制百姓認同、激勵民族主義情感，進而遂行其統治。然而，當代的人民已不同以往，領導人若不持續改革，中國夢終將成為白日夢。



習氏的中國夢若不能與時俱進，終將淪為空談。(Source: REUTERS/達志)

身為中國人意味著什麼？在前現代中國的深厚傳統中，意指思想、行為舉止與社會生活順天意而行，乃是最佳的做人之道。其他民族可以

學習這種「中國理哲」(Chineseness)，他們也可以變得文質彬彬，但是他們絕對無法挑戰中國所制定的禮儀，也無法使族人就這樣成為中國人。

數世紀以來，這種思考方式沒有受到太大的挑戰，甚至迄今，其根本的設想還是根深蒂固。身為中國人仍然意指舉止如宜，並且是世界首要文明的一部分。大部分的現代中國人都會接受此一觀念(至少是心照不宣地)。惟他們不會同意(往往甚為強烈)中國理哲的價值應該適用於當下。前現代時代的道德典範仍然與現代政治內涵相關聯嗎？抑或它應該被更新的政治道德理念所取代？中共主席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反向檢視此問題的最佳答案。儘管習氏懷抱著此一願望，但是爭論將會持續不休，而且可能會造成動盪，甚至在未來數十年間發生暴力衝突。



儒家思想是傳統中國家庭與政治體制的核心。(Source: REUTERS/達志)

舊學派

傳統的中國家庭價值核心，往往稱之為「儒家」，其雖然充滿深厚的倫理，卻與平等主義無涉。父親對兒子有著絕對的權威，為人子的必須遵從。但是父親也必須這麼做：他必須成為一位好父親，理應善待兒子，倘若不這麼做，他可能會遭到大眾的輕蔑。

政治規範是以家庭模式為基礎。一位統治者對其臣民有絕對的權威，但是在道德上必須善待他們。倘若統治者做不

到，臣民可以出走或是起義反抗，統治者可能會失去其統治的「天命」。那麼統治者要如何學習善待臣民之道？經由閱讀並內化各部經典。各層級官吏都是經由儒家經典的科舉考試而獲拔擢，熟讀經典被認為是道德的逐步灌輸，使官吏變成有為有守的領導人。

這體制行之有年，但是並非毫無缺陷。有時候科舉制度已腐敗殆盡，有時候官場幾乎與常態行賄畫上等號——在十九世紀中葉，此一制度缺陷的證

據俯拾皆是。縱使該體制在最糟的時刻，其理應繼續運作的想法仍深植人心。官吏的正當性理應根基於他們的道德，德行的增加一路上至君王——「天子」，僅有天意(nature)凌駕其上。非中華民族則屬體制之外，同時被認為是道德低下的一群人；他們的角色就是朝貢，並向世界中心學習。

「中國人」一詞暗指「漢族」，也就是中國具支配地位的種族。上個世紀以來，民族主義者與中共當局一直試圖抗衡此種「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city)，擁抱含括非漢人族群的「國家公民」定義。此一處理方式在官方獲得若干支持，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仍持續被認為暗指漢族。比方說，在新加坡或舊金山生活的漢族族裔被視為「華僑」——意為「海外的中國人」——甚至在數個世代之後亦然，但是沒人會想到使用該名詞來指稱源自新疆卻已遷移至烏茲別克撒馬爾罕(Samarkand)的維吾爾族人。舉一個不太可能發生的例子，某中國人的父母領養高加索人的嬰兒，且撫養於中國大陸，則當

地人很難認同這個小孩為中國人。但是漢族的嬰兒在美國被領養與撫養長大後，華人與美國社群通常皆會將其視為是「我們的一分子」。

綜觀中國大部分的歷史，傳統的道德政治模式能夠抵擋或吸收外來的影響。來自印度的佛教，源自亞洲內陸橫掃中國的蒙古人與滿州族入侵者，以及來自近東地區的貿易商沿著絲路與海路抵達中國，然而此一體制仍然屹立不搖。中國理哲強大到無法撼動，還同化了入侵者。

然而，西方工業化的來臨打破了此一格局。在十九世紀中葉，當英國人挾著船堅砲利，沿著中國海岸贏得一連串明顯不對等的戰事，中國受到史無前例的震撼。十九世紀末，在儒家世界文明中係屬「小兄弟」的日本，明智地學習西方人的技術，並在一面倒的戰役中迅速擊敗中國，使中國更加倍感屈辱。儘管不情願，但中國領導人體悟到需要變革，而且自古以來，他們的真言向來是「盡其所能的抵制外來者——但僅在必要的時候，」俾在其他方面保持中國理哲的完整無缺。

中國人首次對英國人船堅砲利的因應之道是升級自身裝備。但是要做到這點，中國需要西方科學，欲達成此一目標，則需要西方學校教育——即學習西方的語文與海外見學。這邏輯好比是一個「滑坡謬誤」(slippery slope，譯註：使用一連串的因果推論，卻誇大各個環節的因果強度，歸納出不合理的結論)；中國理哲的核心可能會因師法西式教育而消失殆盡。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一些中國思想家大聲疾呼要捨棄傳統模式，採行全面西化政策。但是諸多政策無疾而終。例如毛澤東倡導「洋為中用」的口號，對中國大陸而言，言外之

意是要保留其核心主體。

於此同時，現代世界帶給中國大陸的衝擊接踵而來：電力、紡織廠、鐵路與空中旅行、金融、外交、電腦、網際網路等族繁不及備載。中共並沒有真正的選擇權來取決是否讓這些事物叩關，甚至有些會破壞既有的型態。諸如「民主」一字便是口惠而不實，其實質意涵則持續遭到抵制，根本是虛情假意。毛澤東以「人民民主專政」稱呼其政權，並宣稱經由「民主集中制」加以管理。

在時髦的現代化標籤下，此等言論企圖持續傳統的威權模式。但是一般的中國人卻將此一論調與構想信以為真。二十世紀初期的思想家，諸如胡適、羅隆基等皆接納西方民主思想與公民權利，較近期的人物，諸如已故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以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普羅大眾的中國人也已朝著此一方向前進；人權思想已經在近幾十年來廣為傳播。在毛澤東時代，單單於公眾之中傳播「人權」言論便是危險的；反觀今日，甚至在小城鎮的農民也能群起聲稱他們的權利。這種改變一直是漸進式的，但其卻是真實存在。

回到未來？

近幾十年來，中共領導班子一直試著以特定的現代化舉措來復興傳統的道德政治模式。例如，習近平的「中國夢」強調財富、民族尊嚴，以及服從威權體制。媒體與學校強調愛國主義理念，「愛國」被認為是與「愛黨」一致的，諸如民主、人權與現代化等理念同樣也被提及，但是一般而言都附加於「中共特色」之下，意指它們向來被修

改成適用於共產黨的威權主義。「中共模式」的發展被視為能提供其他國家以威權路線致使國家富強的實例。

所有這些發展都是中共強調欲實現返回世界中心地位的願景，成為各種事物應該如何界定的實例。此願景雖有可能實現，但非必然，原因在於中共社會中的各個強大趨勢會起而對抗。其中最重要且普遍為人詬病之處，是威權體制使具特權的菁英分子凌駕國家整體利益而從中獲利。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的貧富差距已逐漸加劇，一般人往往覺得，較之努力工作及冒險進取，有政治關係的菁英分子向來經由貪汙、壓制、並且利用私下關係不勞而獲。普通老百姓見到自己的土地遭充公、積蓄耗盡，以及反抗者遭受雇的打手霸凌。網際網路已經使此類不為人知的事件曝光，公眾的憤怒已經引起抗議，包含罷工、示威與封鎖道路。每天都發生數以百計這樣的事件，迫使北京當局每年花費數百億美元的「維穩」費用——委婉的說法是維護「境內安全」。

於此同時，近期在網際網路上一直有徵兆顯示，某些中國大陸民眾已不認為中共即「中國」。因為網路審查員使用篩檢程式來追蹤諸如「政府」等敏感字眼的使用，然而老練的網民已經發明出規避的狡猾替代方法。標準隱射中國大陸統治者的迂迴之策包含使用諸如「天朝」，甚至是「西朝鮮」——此處的朝鮮係指北韓——等詞彙。四十年前，這樣的嘲諷是無法想像的。二十年前也還是不多。今日，它顯示出新民族認同思潮的崛起，此根基於有別於對中共的認同。

習氏的「中國夢」強調愛黨的愛國主義與唯物

主義，全然沒有提及在日常生活當中對待全體人類的道德。側重強調儒家人際倫理的傳統思想是一大缺陷。在這個夢中也全然沒有提及，若省略全部的道德行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於中國文化中將何以處世。講求「權利」與「尊嚴」的民主倡議者或許會使用外來辭彙，但是他們也正在回答非常傳統的中國問題——人際關係。

中共的統治階層的確認知到「中國夢」的不足之處，但是他們恐懼公民權利概念，因為此一概念給予老百姓過多的自主權。他們要的是追隨者，而非公民。這是為何他們用盡諸般手段與金錢，推行唯物主義以及強國理念，然此一膚淺理念已獲得相當的成功。許多中國大陸的人民，特別是城市的青年欣然接受這樣的想法，身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意味著要體現唯物主義、民族主義，並且要積極進取。反之，一個世代前的中國大陸學生仰慕西方生活與價值觀，以至於在天安門廣場立起了一尊民主女神像，時至今日，在數十年官方主導的反西方思想教育之後，許多中國大陸的人民視西方人為敵，而非朋友。

統合派與分割派

北京當局的大範圍境內安全作為主要是為了禁止中國大陸下層人民的抗議行為。但是經濟的不平等並非是所有當代動盪的根源。例如，菁英分子間的權利爭奪令人憂心忡忡。近期的摩擦爭執發生在所謂的太子黨(知名革命運動人士的後代)、團派(胡錦濤時代的盟友，其出身於共青團)、上海幫(江澤民時代籌組的派系)。

菁英分子的派系之爭不同於菁英分子與下層

社會的摩擦，但是當菁英成員伺機操控民眾的不滿而欲從中獲利時，便會讓這兩種階層的衝突相互結盟。例如，發生於2009至2011年間，屬太子黨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利用人民對貪腐的沛然怒氣，以打貪來建立自身的支持度，並試圖藉此凌駕同為太子黨的對手習近平，使自已有機會成為中共下一任的領導人。薄氏的精心計畫失敗：他現在已入獄服刑。於此同時，在習氏成為領導人後，不斷推行反貪腐運動，部分原因是為了提高自己的人氣，並藉此清算各個對手。

菁英分子內的不安全感的一項徵兆是，他們極力將財富與家人送至海外。近年來，許多有錢的中國大陸人民已移居海外，或是逐步朝未來能更不費力移居海外的目標前進；澳大利亞、加拿大、香港與美國等皆榜上有名。出身名人家庭的中國大陸學生，被送至西方學校的人數更是大幅成長，還有在北美投資私人不動產的情形亦復如此。香港居民抱怨當地醫院的產房已經變得過度擁擠，原因在於中國大陸的婦女跑到那裡生產，如此一來可以確保她們的嬰兒出生後自動取得當地的居留權。

中共的軍事官僚體制較之文官體制更不透明，充斥著貪腐與內部鬥爭。來自文人領導階層(包括習近平)對抗軍方貪腐與內部鬥爭行動的警告，在在暗示了軍方抗命的風險。

中國大陸有許多強烈的區域認同——廣東、四川、東北地區及其他地方——以及對北京當局唱反調的方式，或是假裝遵守但實則自行其是，這戲碼已經上演數十年了。不過這些地區的居民會毫不猶豫的認同他們本身為中國人；他們在地方的所

作所為對內部統一或共黨統治的穩定性方面不至於造成什麼太大威脅。因此，中國大陸的心臟地帶並沒有分裂的危機。但是西藏人、維吾爾族人，以及香港居民(還有中華民國所在的臺灣)對自治的要求，確實挑戰著民族認同的官方觀點。

對西藏人與維吾爾族人而言，要求自治主要是植基於不同的種族、語言、文化與地域性。對生活在香港與臺灣的漢族人而言，由於過去一世紀以來歷史與政治的激化，已使他們產生獨立的認同感。既然中共的意識形態定調少數民族是受平等對待並且熱愛中共的，那麼西藏和維吾爾族分離主義分子的存在對北京當局便是一種羞辱，也使中共宣稱的合法性遭到威脅。香港與中華民國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的成功構成另一種全然不同的威脅——採取明確、與北京官方路線背道而馳的做法——西方民主是可以在中國人的社會運行無礙的。

北京當局對上述四種情形的因應之道千篇一律，無論這些地區的居民同意與否，基本上宣稱這些地區都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中共領導班子向來利用上述事件，來挑動中國大陸中心地帶的民族主義情感，並將自身定位為民族尊嚴的守護者。聽聽中共官員是怎麼說的，達賴喇嘛、流亡海外的維吾爾族領導人卡德爾(Rebiya Kadeer)、前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香港學運人士黃之鋒等不同類型人物的共通點便是：這群人意欲「分離祖國」。

毛氏獨領風騷

西方普遍視中共為一個自信滿滿崛起的強權，此一觀點真是膚淺的無以復加。中國大陸確實比

起四十年前還要更加富足，而它的軍事、外交聲望與國際經濟地位也比過往要來得更為茁壯。生活水準已經改善，數億的中國人經由勤奮工作而脫貧。然而，潛藏在表面下的是，從農村農民，乃至享有特權的城市階級皆充滿了不安全感。人們害怕受汙染的食物、水、空氣、猖獗的貪腐與虛偽造假，凡此種種已使人心背離且侵蝕了信任。國際網路的傳播與一般人起而宣稱他們自身的權利，已使中共當局非常難以維持社會秩序，無法與兩個世代前的毛澤東時代相提並論。

胡錦濤(在2012年卸任中共領導人)似乎在其任期的最後幾個月還盡力維持政權的穩定。他的繼任者習近平知道中共面臨危機，他必須要另謀途徑。然而，他的因應之道還是回到其所熟悉、他父母那一輩的革命理念。他的父親習仲勳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係屬毛派人馬。他深信斯巴達式、清廉的共產黨在統一指揮的組織下，能夠「為人民服務」(當時常見的口號)，而且能夠為百姓帶來幸福。毛氏後來整肅了習仲勳，且毛派計畫也慘烈的失敗了。習近平雖目睹了那些失敗，他仍然採行了相同的路數。自2012年起，他一直企圖將自己形塑成毛氏的傳人——中央集權、推動反貪腐運動、鎖定異己，甚至是他個人的造神運動。

基於數個理由，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習近平不是毛澤東，他既不才華洋溢，也沒有出眾的魅力，他所統治的社會遠比毛氏掌控的還要難以治理。雖然習氏的反貪腐運動已經獲得大眾支持，並挫傷其某些敵人，但真的這麼繼續推下去，很快的將會波及到自己人，其中包括親戚與資深軍事官員，可能引起足以推倒其政權的反撲。然而，停滯

不前(更為可能的前景)將會暴露習氏只不過是另一個傳統的統治者，並使其人氣下滑。一葉知秋，1950年代的教訓限縮了在今日故技重施的可能。

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以《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書展現了其卓越的中國歷史素養。「追尋」一詞是令人激勵的選項。近兩個世紀以來，偉大的中華古文明一直在找一個得以融入現代的方法。這過程歷經調適、啟動與翻轉；此一歷程已造成創傷，且至少導致七千萬人死於非命。

現今的關鍵問題係中共能否在現代的外表下復興中國式的權威主義，其若是成功，對中國大陸與世界大部分國家的影響為何？綜觀世界與中國歷史，筆者敢打賭中共不會成功；儘管北京當局政策時有限縮，但朝向更大範圍的政治參與似乎是明確的長期趨勢。但是北京當局在近幾十年來已在許多方面達成意想不到的成就，所以也不是沒有可能再次出乎意料之外。倘若真的如此——若中共能在境內操作其倒行逆施的政治願景，並輸出權威主義至海外——中國大陸與世界將會遭殃，剩下的只能等待中國大陸的民族認同願景更會朝向當代價值靠攏。

作者簡介

Perry Link係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特聘跨學科創新教學講座教授(chancellorial chair for Innovation in Teaching Across Disciplines)，他的最新著作為《解析中文：韻律、隱喻與政治》(*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

Copyright © 2015,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